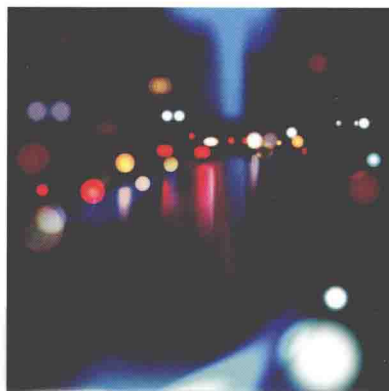


我曾在深夜痛哭， 想和你聊聊人生

刘柳／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我曾在深夜痛哭
想和你聊聊人生

刘柳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曾在深夜痛哭,想和你聊聊人生 / 刘柳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502-2805-4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4942号

我曾在深夜痛哭,想和你聊聊人生

作 者: 刘 柳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 萌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排版制作: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6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5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805-4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序

张嘉佳

我身边有很多奇葩朋友，柳公子就是其中一个。

他在酒后说过自己的两件事。

首先是他在幼儿园的一节活动课上，柳公子冷冷地看着院子里愉快玩耍的小朋友，心中想着：“他们将来终究是要死掉的。”于是，哭了。

还有就是他在初中，柳公子带姑娘去滑旱冰，突然他就厌倦了，又是冷冷地望着那些穿旱冰鞋绕圈的人群，觉得他们都是傻X，从此再也没滑过旱冰。

柳公子的骨子里就带着极度的悲观和理智，所以他可以近乎残酷地审视自己周遭的一切，包括人生，包括青春，包括他自己。

但跟他不熟的人是看不出来的。生活中的他和和气气欢欢喜喜，对所有的一切充满热情，除了做综艺节目的制片人，他还玩乐队，搞话剧，写小说，会烹饪，爱旅游，老虎机还打得不错。如果他再帅点，几乎就快赶上我了。

矛盾吗？

不矛盾。

柳公子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去经历人生一切的可能，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体验尽可能多的遭遇。

然后，再把自己抽离出去，冷冷地审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再把这一切写成自己的文字，给你们看。

我很早就看过这本书的原稿，那时候它还叫《你是我的一滴汗》，刚开始看的时候，老子都快笑疯了，再到后来，我抽了好多烟，心情差得要死。

我觉得这是一本把青春写得很真实的小说，那么美，又那么痛。

如果你刚刚开始翻开这本书，我觉得你也应该点一支烟，或者倒上一杯酒放在边上，因为你一定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而因为刘柳，你这次真的看懂了。

目录

1 —— 引子

我们的记忆其实是很不靠谱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的回忆到底是不是和真实一样。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忘记一些不愿记得的东西，甚至去粉饰它、修改它。

7 —— 卷一 前度青春

我自己也没想到，幸福来得猝不及防，仅仅一个小时以后，我和柯依伊就牵手成功了。

107 —— 卷二 那什么，爱过

我一直都觉得柯依伊和我在一起，是我的福气，更是运气。因为她把我想得太好，所以她从众多追求者中选择和我在一起，而因为我把她想得太好，所以在我们俩的爱情关系里，我一直都挺没有安全感的，患得，患失。

241 —— 卷三 你是我的一滴汗

后来老二对我说，小伊那天一直追着我的火车跑到最后，哭得不成人形。正如她在婚礼前夜对我说的，她知道我这一走，我们应该就不可能了。

引子

2008年年初，鲍哥也结婚了，我和老二飞到了鲍哥的老家，远在东北最东北的那个村子，住了一个礼拜。

小马和魏星都走不开，许宁来了一趟，没赶上婚礼，就又飞回深圳了，据说是单位出了什么事，身为部门副主任的他必须得回去。所以原本计划中浩浩荡荡的伴郎团，就只剩下我和老二两个人。不过没关系，至少还有我，过完今年，我当伴郎的次数就要超过十次了，伴郎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近乎于一个职业。

轻车熟路的副作用，就是几乎失去其中所有的乐趣，我总可以在新郎出场前最紧张激动的时刻，以绝对冷静的表情衬托出他在此时是多么傻X。通常会抽出支喜烟往嘴角一丢，点着，抽上一大口，再悠悠地吐出来：“哎，多大事啊……”

能请我做伴郎的，都是我最好的兄弟。有高中时候认识的，有大学时候认识的，我曾经和他们一起疯狂和纯真，我几乎知道他们所有秘密，我几乎认识他们所有女朋友，虽然那些姑娘后来没有一个成为他们的老婆。不喜欢朋友的老婆已经成为我不能明说的习惯，我讨厌他们在我们已经因为毕业而逐渐疏远以后认识的女人。他们之间的故事都与我无关，而我却不得不因为和新郎一个人的友谊去祝福他们两口子。与其这样，我宁可去参加新郎的葬礼，至少那是新郎一个人的。

可是我的兄弟们依然纷纷结婚，依然把曾经的那些花儿逐一忘却，把那些故事藏进老婆找不到的抽屉里，或者丢掉。那些故事里有我，可能还有我的那些花儿，以及我熟悉的那个新郎自己。几乎所有新郎都会在结婚前夜或者后夜喝醉，有个别极品还会在洞房花烛夜醉成个鸟样，他们找机会和我独处，翻翻那些回忆，聊聊那些姑娘，好像是这辈子里的最后一次似的。

当然，我的想法是绝对病态的。生活总得继续，谁也不能只活在那几年里。更何况早在那几年里他们就已经被抛弃了，或者他们人生中有过很多花儿，无论如何也成全不了那么多人。而且说实话，他们现在的新娘也没有太多值得挑剔的地方，优秀甚至优异的大有人在，能答应嫁给我那些傻X兄弟们，也是他们的福气。但这个事实依然拯救不了我，我依然痛苦，也不知是想起了自己积攒的那些陈年破事儿，还是只是单纯地见不得别人好。

和我不一样，老二的人生总是在继往开来着。在大学里他就能和我们所有人的女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无论在我们分手前还是分手后。这一习惯他到现在还保持着，各路兄弟的现任女友们都会从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向他打探我们的曾经，各路兄弟的前任女友们也会从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向他抱怨我们当年如何不是东西。去年，老二组织所有在京的“兄弟们的前女友”吃了顿饭，K了次歌，成立了一个类似“前妻俱乐部”的非法组织。我被彻底惊到，和丫大吵一架，几乎绝交。

后来我们和好如初，原因是他把自己QQ的签名改成了：“我错了，虽然不知道哪儿错了。”这种大无畏的无知证明了其实他真的是个好，只是傻点儿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傻X，不过傻的领域不一样而已，有人傻在IQ，老二傻在EQ。

老二在情商方面的缺陷起源于他如白纸般纯洁的大学生活，而我悔之晚矣的道德反省也同样源于那乡土画一般花花绿绿的四年。你必须相信每段感情都会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白眼狼一辈子也就算了，最是那弃了恶从了善的，报应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是我在浪子回头之后的领悟，“啊，多么痛的领悟”，辛晓琪唱的。其实酒吧里任意一位男歌手的翻唱都比她好，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阅人无数的样子，我想在他们酒醒以后应该也会饱受煎熬。

魏星当年是比我还浪的浪子，却是我们这群人里第一个结婚的，我们一行七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去兰州，男的全要给丫做伴郎。那时候我和老二都没什么做伴郎的经验，所以对婚礼上播放《男儿当自强》，所有服务员端着卤水拼盘喊口号的环节啧啧惊叹，后来曲风一转，港台爱情歌曲次第绽放，老二激动得花枝乱颤、泪雨横飞……后来魏星离婚了，我总怀疑这是老二带来的衰运，连傻X魏星都在台上没心没肺地咧嘴笑，你丫哭个什么劲啊！

魏星离婚之后没几个月，我的前女友柯依伊结婚摆喜酒，邀请所有老朋友齐聚京城，连我都收到了一张刺眼的血红喜帖。我本来并不想去，但是我和柯依伊的几乎所有大学好友都答应去了，这是毕业五年来我们这个小圈子聚得最全的一次，所以大家纷纷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心态放平和，前度再见亦是朋友，还是来一趟吧。于是我也订了机票，赶了过去。

在小伊结婚的前夜，我又一次见到了她，身形没变，着装和神态成熟了许多。我也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就只是客套地微笑着看她。晚餐席上一片欢腾，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我隔着老友们洒落的酒帘望着对面的她，相顾无言，只能把冰凉的燕京啤酒一杯一杯地往肚里灌。第二场集体去唱歌，我唱了《雪候鸟》，她唱了《催眠》，那都是我们在一起时最爱的歌

曲。唱着唱着，我和小伊就坐到了一起，她把头悄悄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就像我们曾经最熟悉的那样。过了12点，老友们嚷嚷着找个酒吧进行第三场去，我和柯依伊趁乱溜了出来，席地坐在东三环边儿上说着醉话。她问我：“方鹏，你知道为什么你毕业的时候我追着火车跑那么远吗？因为我知道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不可能了。”

把小伊送回家，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北锣鼓巷，几个兄弟横七竖八地挤在一个房间里诈金花，见到我回来了，他们各怀鬼胎地冲我笑了笑，然后继续赌博。我抽完一支烟，起身踩灭烟头对他们说：“哥儿几个，明儿跟我抢亲去吧。”大伙儿连忙按住我：“冷静，千万冷静！”许宁说：“你说你抢了亲干吗呢？结婚？”

小马从旅行箱里翻出一包芙蓉王和半瓶黑方。我们把烟抽光了，把黑方又放回原处。大伙儿昏昏欲睡，但都还硬挺着听我絮叨，听我说我当时怎么觉得不应该再和小伊继续了，听我说两个独生的孩子、两个不同的城市、两个不能远离的家庭……最后，老二实在忍无可忍地打断我，他在床上翻个身爬到我面前大声说：“方鹏，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那时候已经不爱柯依伊了！”

是吗？我那时候已经不爱她了吗？

我怎么觉得，时至今日，我还那么爱她，爱到深入骨髓呢？

我们的记忆其实是很不靠谱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的回忆到底是不是和真实一样。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忘记一些不愿记得的东西，甚至去粉饰它、修改它。因为过去早已经失去，回忆也不过是属于眼前的一段情绪、一段幻影。怀念旧情和重新开始的爱，分辨起来，谈何容易。

第二天，大伙儿组团去参加柯依伊的婚礼，除了我和魏星，他刚刚

受了离婚的伤，到那时还见不得“花田喜事”。中午，我俩待在南北锣鼓巷交界处的一家川菜馆里，等着婚礼现场的直播，老二一会儿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说：“哎，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个小包子，里面塞的全是芥末，待会儿新郎过来，非呛死丫个孙子！”“哎，那新郎傻大高，眼镜男，长得跟你似的。”“哎，方鹏，连张倩都说，这新郎长得跟你有点儿像嘿，你现在是不是特得意？”

“滚蛋！”我说，“我就问你，你觉得这男的是过日子的人吗？”

“你想听实话吗？”

“废话。”

“是。”

“那就行……不聊了，安心吃饭，敬酒的时候给我发消息。”我挂断了电话。

差不多12点一刻的时候，老二的短信来了：“已经敬到上一桌，快到我们这儿了。”我给魏星倒了一整杯酒，给自己也斟满了，等了两分钟，算算柯依伊夫妇差不多该到老二他们这桌敬酒了，我端起酒杯冲着小伊婚宴的方向，“干杯！”我一饮而尽。

“傻X。”魏星骂了我一句，把自己的那杯酒也一口闷掉，“你就是个大傻X！”

我冲他一乐，没有还嘴，我不能骂他，因为那天，他就是我的伴郎。

卷一

度
前
主
目
春
有

一卷

聖賢
自
自

01

2006年1月12日，北京终于像模像样地下了场大雪。在肖家河桥下面有五辆车撞到了一起，被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以说评书的语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下。我坐的这辆小六路的司机把广播调到最大声，整车的乘客附和着主持人的调侃，一起没心没肺地笑着，为这个冰冷的礼拜四增添了一些生气。冬天的北京真是太好玩了。

不知道小伊现在在做什么，自从她老公开着辆捷达把她从我们的同学聚会上接走之后，我似乎就再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当我躺在小六路脏兮兮的座椅上听一群傻X傻笑的时候，当我待在老二的小别克里听我们在毕业时录的CD默默流泪的时候，当我在龙庆峡第一次滑雪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当我吃成都小吃的垃圾套餐的时候，当我打喷嚏的时候，当我挂吊瓶的时候，当我发工资的时候，当我来月经似的习惯性拉肚子的时候，当我和不是你的女生做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吗，小伊？

2006年1月12日，我早已不再是柯依伊同志的男朋友了。我们不会再一起吃饭、逛街、打牌、看碟、亲吻、做爱、争吵以及互相折磨；我们不会再需要按一只鲨鱼玩具的牙齿来决定今天晚上谁负责刷碗；我们不会再每嘿咻一次就往床边的玻璃罐子里放一颗折好的星星；我也不会再积极主动地把我肩膀最肥美的一块送到你嘴边让你咬一下；你也不会再在我不理你的无谓阻挡把手放到你胸上的时候跟我说你其实是B罩杯，而且生了孩子以后还会再大一些，也许能到C，然后再被我无情地嘲笑了。

02

和小伊分手后的一年，我来到北京开始北漂，住在通州边缘的西马庄园31号楼。

和小伊分手前的半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走之前我和老二、鲍哥、许宁、小马、魏星在学校的大门口砸了三箱刚喝空的啤酒瓶子，抱成一团哭。

和小伊分手前的四年半，我赶在张军抢劫银行的第二天来到长沙，见到各大商场戒备森严，城市的主干道五一路竟然还有巨型的广告牌空着，空了好几块。

和小伊分手前的六年半，我第一次拉了小静的手，我觉得，拉手真幸福，如果有机会，下个礼拜天我还要拉一下。

和小伊分手前的十一年，我人生第一次考了个不及格，那天天上也下着雪，似乎和我在2006年1月12日在北京看到的那场差不多。

这些事情我都和小伊说过。我喜欢跟小伊说我的过去，就像小伊喜欢说我们的未来。我们经常在床上整夜整夜地说，我说累了她说，她说累了我说，两个人都说累了的时候我们就看电视，中间穿插着一两次嘿咻。我们嘿咻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两个人语言上的习惯，我总结过去，她畅想未来。

03

我的朋友老二，他现在的单位就在我住的小区边上，他和小伊一样是我的大学同学，认识我快六年了。自从我来到北京，我俩就恢复了在长沙时只要能在一起就一定在一起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总能不断提醒我小伊的存在。我敢肯定，如果小伊是上帝安排和我一起去吃苹果的夏娃，那老二就是那条诱惑我们的蛇，以及苹果里的虫子，是苹果刀、水果盘、洗涤剂，是叉水果的牙签、装苹果核的垃圾袋，甚至是吃完苹果以后拉屎的那个马桶。总之他如影随形，在我和小伊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小伊曾经非常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取笑我和老二，说我们是上辈子的姻缘，如果不是这辈子老二投错胎当了男人，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从老二手里把我抢走的。一次老二反驳为什么不是方鹏投错胎了？小伊说：“方鹏是男人，我知道的。”说完她突然把手伸到我的两腿间，隔着裤子抓住我，大声质问：“方鹏，你说，上辈子你俩谁是男人？”她第一次这么干的时候，我把嘴里正在嚼着的猪肝全部喷到了面前的盖浇饭上了。于是鲍哥等人开始哄笑，小伊骄傲地看着我和老二尴尬的表情，等我承认上辈子我是男人后放开手，搂着我的脖子狠狠亲了我一下，然后低下头红着脸自己哧哧地笑，可爱得像个妖精。这是我们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只要喝到八成醉大家就开始提我和老二上辈子的姻缘，小伊每次都搞得我下身阵痛却心花怒放。

这个节目结束于我和小伊非法同居后的一天夜里。那天我因为踢球累得半死，很早就洗洗睡了，而柯依伊同学兴致却很高，12点多把我吻醒，要我通知二炮部队一级战备。她扑扑腾腾地跳去洗澡回来，我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的迷瞪状态，她像条凉粉一样滑进被窝从背后抱住我，于是我挣扎着转过身来，抱住那个软软的身体，深情款款地喊了声：“老二……”

其实我当时想喊的是“老婆”。

结果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拿我和老二开玩笑，再也不允许我和老二独处，如果一定要独处就必须把房间的门打开。

04

这段文字本来我想放在后面，作为本书最特别的一段床戏施以浓墨重彩。但是我实在无法以其他平淡的文字表达我和老二的血海深情，而不介绍他，就无法介绍我那操蛋的学校；不介绍我那操蛋的学校，就不能介绍我和柯依伊同学的相识，那以下的故事将无法展开。大家只能看到一个茫然和莫名痛苦的人在北京的写字楼、出租屋、酒吧、操场、浴室、商店里